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四回 太平侯南園斷義 老御史北寨思鄉

詞曰： 義俠始終俠義，化冤到底冤仇。一朝義俠兩相投，重敘新朋舊友。
客裡迢迢含淚，他鄉夜裡凝眸。悔教當日覓封侯，戴月披星奔走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單言那雁公子同兩個莊漢，走到烏風寨半山之中，猛見山凹裡擁出無數的嘍囉，擋住去路。雁公子在馬上哈哈大笑，罵聲：「大膽的強徒，敢攔住我的路！」便叫莊漢：「跟我來奪路！」便掣出寶劍，一馬衝來。那些嘍囉攔阻不住，兩邊的喊聲：「讓條路！」衝出去了。不防兩個莊漢，被後邊的嘍兵扯下馬來拿去了。這雁公子回頭一看，見兩個莊漢被拿，大喝一聲：「好瞎眼死囚的，敢拿我的伙伴！」

回馬來奪，跑得急了，不曾防備，只聽得一聲響，連人帶馬跌下陷坑去了。那些嘍兵見雁公子跌下陷坑，大家歡喜，一齊前來，用撓鉤套索將他搭起來，一眾嘍兵捆進去了。正是：龍游淺水遭蝦困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那些嘍兵將雁公子抬進山寨，來到聚義廳。只見廳上坐著一個大王，有六○歲的年紀，旁邊坐著兩個兒子並眾頭目。那眾人將雁公子擁上廳來，喝聲：「跪下！」雁公子大罵道：「小爺不幸跌下陷坑，被你拿住，不然，我殺盡你這一班狗強盜，方消我恨！」說罷，將牙一咬，把身上繩子掙斷了兩根。那大王見他少年英雄，一表人才，又聽他口音好似同鄉，便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何方人氏？因何到此？」

雁公子見問，使細細訴了一遍。那大王聽了，忙忙離座，親解其綁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原來是雁恩公在此！方才冒犯虎威，望乞恕罪。」雁公子忙忙扶住道：「不知老大是誰？多蒙釋放，望道其詳。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紅名光，那年小女看燈，被刁賊搶去，多蒙老將軍救命，又害他征西被陷，時時掛念恩公，不想今日相會！」說罷，便救了兩個莊漢，又叫兩個兒子作速過來叩見。

當日設宴相待。飲酒中間，紅光道：「小恩公單身救父，惟恐不便，我這裡現有五千兵馬、數萬糧草，不如反出西關，會合老將軍，殺進中原，救取家眷，掃除奸賊，報仇泄恨，豈不為妙？」雁公子道：「不可輕動，等我尋著爹爹，會了羌兵，暗傳消息，大王那地會了董家莊的人馬，著他斷往中原的救兵，大王起兵來捉刁龍，裡應外合，方的成功。為今之計，我寫書一封，大王著人送到董家莊，叫他招軍買馬，積草囤糧，以便行事。」紅光大喜。雁羽登時修書去了。紅光遂留雁羽在寨操演嘍兵、教習陣法。那烏風寨的威名，從此大振。每日裡衝州破縣，聚草囤糧。那些臨近的府縣，聞知這個消息，連夜就飛報申文奏朝廷去了。正是：一聲兵振連三寨，萬里關書連九重。

話說那告變的文書雪片也似來到京中，詳報部內。這刁國舅聞知此信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這西關一帶地方乃是我大孩兒汛地，倘若朝廷知道風聲，豈不見怪？」遂按下本章不奏，心中思想道：「烏風寨不過一隅之地，縱有強人，也不為大害。」遂暗暗寫書一封，知會兒子刁龍，叫他用心防守便了。一面思想：「張賓的姪子張英，他托我謀官，至今無缺，不如乘著烏風寨有事，著他前去做個參將，鎮守那裡地方便了。」又想：「鍾佩修造長城，至今無信，不如奏地一本，說他克減官糧、督工不緊，以致防守誤事，邊地生亂，那時將他們斬草除根。」思想已定，連夜草成本章，早朝見駕。正是：黃金殿前臣朝主，白玉階前虎拜龍。

話說刁發草成一本，早朝見駕，第一件奏的：「西羌作亂，皆因雁翎反國，合將他家眷斬首，以戒後人。命張英為參將，鎮守烏風寨，以防不測。」第二件奏的：「鍾佩減糧誤工，貪贓曠職，四載未完工程，以致長城難守。合將鍾佩家小拿問決。」天子准奏：「著張英領參將之職，前去鎮守；鍾、雁二事，候朕詳察。」聖旨已批，百官朝散，刁發回衙，張英領憑上任不提。

且言西關刁龍，接了父親的書信道：「聞得烏風寨一帶地方甚是作亂，爾須小心操守汛地。倘有疏虞，朝廷見怪。我不日有張英前來做參將，奏准本章，同你鎮守，要緊，要緊。」那刁龍接了書子，便選擇英雄，操演人馬，各去安排不提。

再言那北狼關總兵胡申，接了妹夫刁國舅的書信，寫的命他催趕長城的工程，要逼鍾佩的性命。這叫做有心人算計沒心人，可憐這鍾御史是個書呆子，如何知道？正是：人心難測真好險，世路崎嶇甚可悲。

那日胡申早堂點齊執事，下教場操過了兵，便向長城之內工料場查查，又命過中軍傳鍾佩說話。鍾佩正在監工，領著隨來的四個侍衛--張炳、趙魁、路瑤、李儉，在那裡督工，聽得胡申傳他，忙到官廳。見札已畢，茶罷三巡，胡申道：「請問先生，連日修了多少？不知何日才得完工？」鍾佩道：「大人，這工程浩大，其實難完，更兼邊地寒暑風雨，便不能動手。自從卑職開工以來，還沒有修了□股之二。若問完工的日子，不知何日方了！」胡申聽得此言，將臉一沉，道：「修理長城，如此費力，若是起造長城，倒要幾千年還不得完工麼？」鍾佩道：「大人之首差矣，昔年秦始皇命蒙恬起造長城，不知費了幾千萬的錢糧，傷了多少人的性命，流離辛苦，日夜不寧，然猶□載方完。卑職在此，不過幾名人夫，倒有一半老弱，陰雨寒暑又重，也不想回鄉去了。」說罷，不由得淒然淚下。正是：死生未保由天命，訴到心酸淚暗流。

胡申道：「我也不管你這些閒事，昨日有部文到來，由我督工，上緊催趕。你方才說人夫不足，我如今發四百名步兵與你，湊成五百，各人領一百，□日一換。按月關糧。凡一應瓦灰磚料，俱在本督處來取。每人一月俱要修一丈，無論寒暑，俱要動手，怠慢按軍法從事。」說罷，令中軍官拿過花名冊子，就點了四百名步兵，當堂交代。

這鍾佩聽得部文是著胡申督工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休矣！這胡申乃刁賊羽黨，刁賊乃是我仇人，倘有不是，便按軍法，如何是好？」沒奈何，只得領了人夫，關了糧，支了磚料，辭了胡申，下了場。和這四個侍衛商議道：「不好了！如今部文已到，著胡申看工。我想胡申乃刁賊的妻舅，是我的仇人，倘他公報私仇，害我等性命，如何是好？」那四個侍衛都是武進士出身，心粗膽大，便道：「御史休驚，好便受〔疑有缺文〕富貴，省得受小人之氣，豈不為妙？」鍾佩道：「此事斷斷不可。自古食君之祿，必當忠君之事，將軍們前程遠大，豈可出此不忠之言？以後只是盡心辦事，不可如此，有背皇上的恩典。」正是：忠君一點丹心重，寧死無須背主恩。

那四個侍衛聽了鍾御史這番言語，唯唯而退。當下鍾佩將這四百名步兵分在四處，去動手修造。誰知這四百名兵，只會吃糧，不會做工，更兼有一半老弱不堪的在內，那裡做得動？一個個搬磚弄瓦、挑水和泥，七手八腳的，一個人一天到晚也做不得多少工，莫說砌一丈，連三四尺也砌不完。

鍾佩一見，心中著急道：「如此光景，如何是好？」又心慈不忍督責，只得連自己的家人小廝，都叫他幫著做工，將自己的供膳俸祿，都犒賞眾人，眾人雖然歡喜，卻趕不起那工程。那四個侍衛，見工做不起來，也心中著急，凡有怠慢者，扯下就打。鍾爺代眾人討了多少情，怎當得那些人越慢。做了□天，胡申下來看工，每人只派四尺，一天倒少了一大半，心中大怒。第一次不好拿鍾佩發落，便將四個侍衛捉來要打，是鍾佩上前討情。胡申道：「鍾先生，你不要討情，本總督奉部文督工，誰敢怠慢？下次查工，倘鍾先生慢工，也是要追究的。此乃皇上公事，休怪本總督無情。權記這次初犯，去罷。」可憐鍾佩，滿面羞慚而退。正是：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

不言胡申查點一番回衙去了，單表鍾佩心中好不忿恨，道：「不想今日命喪小人之手！若得回朝，除奸去佞，好不恨也！」說罷，仰天大哭。那四個侍衛道：「依我們，還是走他娘的路，再作道理。」鍾佩道：「豈可背君廢事？」侍衛道：「不背君也是一死，背君也是一死，倒不如留此有用之身，再作道理。」鍾佩還是不肯。五個人談談，不覺晚了，鍾佩悶悶收工，自去睡了不表。

單言那四個侍衛商議道：「我看鍾呆子執意不走，將來必有殺身之禍，我們不可不早為之計。」張炳道：「明日我們先將細軟收拾了，去覓下一個存身之地，有事時我們就好走了。」三人道：「好，甚妙。」當下計議停當，張炳去了。正是：明槍容易躲，

暗前最難防。

話休煩絮。鍾佩等督了工。不覺又是□天了，還是一樣，那裡趕得及？胡申知道風聲，三日前便拿一支令箭，吩咐旗牌官：「若是他工還未完，捆來見我！」那旗牌得令，飛馬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所下回分解。